

龚静著
上海细节



龚
静
著

Shanghai

上海
细节

x i j i e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细节/龚静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8

(精品上海书系)

ISBN 978 - 7 - 5326 - 3132 - 2

I. ①上... II. ①龚...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9511 号

策划统筹 蒋惠雍
责任编辑 刘小明
绘 画 徐亦君
整体设计 陶雪华

上海细节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625 字数 210 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132 - 2/K · 715

定价: 2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5164620

还是有些余情

2009年12月25日傍晚，圣诞节，家父突发心脏病去世。回家的路上，城市之夜一片璀璨，外环线上的集装箱卡车轰隆而过，车窗外热闹喧哗，寒战却一阵阵袭来。

总是这样的，人，生活着；人，消失着；城市，延续或希望永远延续着曾经和将来的繁华。

所有的，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过程。

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暂时离开后的返回，依然还在上海。无论是住在市中心，还是市区的边缘，这个城市都是我们的生活组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今天2010年初，我们置身于这个城市最快速发展的时期，大拆迁，大建设，高架，地铁，贷款按揭，商品房，花园别墅，资本市场……城市的面貌每一天都在变化，今天你所见的，可能明天已然消失，人们的心理、生活也随之而变化着，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动摇着，甚至崩裂着，人人都在变动不居的城市里希望找到一个立足的点，可是这个点却又似乎总在移动着，变换着，仿佛高速公路上迅速的位移，甚至不以你个人的意志而行。什么样的人 and 事都会在城市里发生，让人不由感叹“生活远远比小说要精彩”。

变化在继续着，精彩也在发生着，但午后黄昏在人行道上闲闲地散步已成为了一种奢侈，汽车尾气的包围让你落荒而逃。而一份淡然充实的生活，一种平静安然的心态，并非天然而成，或许需要你有足够坚定

的思考、勇气、生活理念，因为城市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比较，太多的时尚，太多的变幻迷离。

或许你可以短暂地远离城市去到乡村，可是所谓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其实不过想象，乡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早已破败，它曾经有过的“乡村伦理”、“乡村文化传统”也日渐凋零，它所渴望的依然是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时代的强势文化，或者只是以旅游化的方式保持一种“意象式”的乡村风景。即使在当代文学作品里，如沈从文在小说中对抗都市文明的即使“做妓女也良善”的《边城》式的存在也已经力不从心了。当然，现实中的你也许可以离城而居，但你还是需要都市人习惯的生活空间，比如网络、电话、能源、干净的生活设施等等，可以说城市和人的关系已然无法逃避。或者说，城市一旦形成，它会成为一种自为的力量，好比山山水水，成为人类生存中的一个“元”项。

在这种关系里，生活在上海的我常常感觉滋味多元。很多时候，当你享受着城市便捷舒适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现代文明时，却同时又被这种文明所压迫所困扰。很多时候，常常觉得非常的无奈、撕扯，甚而有裂帛之感。但似乎这就是现在的人必须所要面对的生存。无法背过身去，只能正视，面对，体会，看，觉，悟。

还好还有文字，文字记录下这些滋味。从1997年出版的《城市野望》、2000年的《要什么样的味道》，到2007年的《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乃至现在这些文字，都是生活在城市的一些痕迹吧。这些文字并非计划而成，而是感触袭来，就写了下来。喜欢看到“白牡丹在弄堂里盛开”着，咀嚼着“用芝麻裹住糖”的朴素和醇厚，提醒自己不要被“非常精致非常浪费”之物所迷惑，要找到“自己的面孔”……这些都是城市里的“平常事”，繁喧都市里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常常“此刻看云”的。

虽然，最近十年的外部生活状态比较静观，城市生活的很多空间也与我平行不交叉，但这并不影响我在城市的观和思。我想城市有着无比丰满的呈现，许多细微的缝隙，许多显现或遮蔽的角落，有前台，有僻隅，每个人的“体会”、“看”是局限的，但或许才因此而构成了城市的

多样。

其实，很多时候我只是希望在人文艺术宗教的认知及其审美中安放身心，就让城市作为生活背景吧。可是，如何能够呢？城市现在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我们希望它清洁、秩序、温暖、美好，希望它能够成为现代人身心的安栖地，而非无奈和疲惫的缠绕，虽然这样的希望似乎有点阿Q。

我们对城市其实还是充满了感情。无论爱恨情怨，无论纠结无奈，终是冷暖人间。

深秋的某一天，下午四点半，这个城市难得的晴朗疏然的蓝天，研究室13层窗外，高楼低屋的顶沿镶着最后的余晖，余晖将这些或屋顶或裙墙于淡灰天色浑成一体的城市山林中勾勒出来，好比浮在水面的那一层粼粼波光，如果不俯视马路上流动着的如蚁车流，竟仿若一片沉静冷清只剩了要夕阳来温暖的三千大千。

这个时刻，城市似乎已透出其原本的脆弱，那种人工化的苍白，不再那么勃勃雄心，那么风云叱咤，不过是希望一点平常的暖意罢了。

这个时候的城市，让我想起了山林的黄昏，人在其中，情不自禁会涌起一些悲悯，还有渺然，也不知道是山悲悯了人，还是人忽然就感觉被山同化了，羽化在那些蒙蒙杳杳的山气里。

审美山林，还是城市徘徊，都是人在人世间的一些情怀吧。

所以，原先我给本书起名《上海余情》，后来在蒋惠雍女士建议下改成现在的《上海细节》，其实，无论“余情”还是“细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有限度的视野，我也只能看到局部上海，细节上海，感受到点滴上海，只是一些性情，审美，一点点生活着的“余情”罢。

就作为生活的一个过程吧。

龚 静

2010年7月

目录

白牡丹在弄堂里盛开

白牡丹在弄堂里盛开	3
耍风情，也要安居	6
被重围的土堆	11
滨江·屏障	14
都市的虚像	17
藏书楼的午后	19
此刻看云	22
平常事	26
林怀民的姿势	31
如果喧嚣是有意象的	34
下午四点钟	37
蔓舞	41
想要一条亲切的马路	44
轨道上的晨昏	51
如果，有一张凳子	54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牵念	57
第一场梅雨	61
商厦里的《黄土地的女人》	64
宅子的姿色	67
底楼女人	71
百货商店	74

在餐车上	77
临时停车场	80
吕尔斯塔特的鸟巢	82
郊区中学	84
三种观看	87
影像生活	90

用芝麻裹住糖

草木市里	95
紫藤花饼	105
柿子红起来	109
用芝麻裹住糖	111
酒酿之酿	114
糖藕的仲秋	118
蜜饯云片	120
原来的味道	124
大馄饨小馄饨	127
来一副大饼油条	132
色拉	137
冰砖	139
糕糕团团	141
吃西餐	144
当令	146

非常精致，非常浪费

非常精致，非常浪费	151
现在的眼睛	153
自己的面孔	157
真丝啊真丝	162

突然意识中秋节	165
命名生活和欲望消费	169
超前消费抑或超前浪费	172
魔术归魔术，真相是真相	175
化学品之希望、虚妄和绝望	177
技术破壁	180
科学也无奈	183
垃圾进行时	187
还能有好奇心？	191
检讨皮肤过敏事件	193
肯德基和《随园食单》	195
毒艳	197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吗”	199
世界不是一件商品	201
格调还是腔调	203
附丽	207
日常的精神	209
舍不得你走	213
后记	216

白牡丹在弄堂里盛开



白牡丹在弄堂里盛开

拐进长乐路的这条弄堂，总算从繁喧中抽身，并不深邃的弄堂已然屏蔽了车流不息的喧哗。是新式里弄的房子，浅黄的墙壁粉刷不久，垃圾房顶上一丛紫藤开得紫烟腾腾的，是从隔壁老式洋房院子爬过来的，倒也是春光共享。底楼厨房窗口探着两位老妇聊天的身影，偶尔走出一位老伯，午后三点的时光尚未沸腾起这里的烟火人间，只是一间底楼屋子正在破墙装修，半完工状态的门外木地台似乎暗示了某种商业用途，但愿只是休闲家居的新式装潢吧，否则此间洗刷喧嚣的安静估计难以可持续了。

是从巨鹿路到陕西南路，走过新路，再至长乐路的。难得到中心城区办事，不如乘此闲走一番，这些曾经闹市里的相对安静之路，如今当然一片闹市大同，车流增加，店铺鳞次栉比，摩托车或尖锐或咆哮地驶过，闲逛之心实在是非分了。自然，相比起主干道，周遭的里弄、新村、老公寓、小店面，还是相对都市里难得的平静。相比大马路上的那些楼宇高挑的大商厦，一楼化妆品，二楼女装——全球大城市几乎相差无几，这些小马路终于把全球化稍稍挪了挪肩——尽管小店铺里也不无国际品牌的身影，权且能呼吸到几口地域性的空气，现在脚下的城市已然越来越非本土了，说话要说普通话，建筑要请洋人来设计，商业店面要与欧美接轨，走在商业街上有时候若非地名的提醒，还真不知道此地到底何地。

小马路还是顽强地延续着一些本土风情。在长乐路，老弄堂里走出一对穿着清爽得体的老夫妇，两人干净斯文，是岁月涤荡了沧桑变故，或者日子漫漫磨蚀之后的干净，丈夫替太太提东西，太太拢拢头发，拍一拍衣服，慢慢走远。在华亭路，曾经人气旺盛的小商品街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气息，老房子的院子里槐树樟树苍苍郁郁，枝叶都茂盛出了围墙，偶尔有一两家小时装铺子，无论卖休闲风格的，还是比较正装调子的，皆无闹市街区的火气，仿佛坐等新老顾客回头一顾的矜持。有改建成公司的老住宅，当然更加矜持地以一落围墙挡住外来的视线。轻启的黑色铸铁大门里又走出一对老夫妇，又是那种干净沉静的风格。

走着，视觉的邂逅，冉冉着一种骨子里的上海感觉。非表面张扬的，话语的，想象的，视觉媒体中的上海。恰是日常的上海，非传奇的上海，容易被遮蔽的上海。

长乐路这条弄堂弄底就是那家日本老太太开的中国蓝印花布馆。虽然同城，却有十多年未踏足，只是那件在这里买的蓝印花布背心已然洗成绵软的旧日时光。墙上刷着馆名的蓝色油漆斑驳了，其他照旧，走进篱笆门，全身心都被安然安静包裹，一屋子蓝印花布如昔，蓝印花布装的年轻女子在熨烫，中年男子则隔壁折叠，院子里竿起一条条鱼纹花布，是日本庆祝祇园节之需，难怪女子熨烫不辍，并就着我说“这里工作很清静”的话，头也不抬地道“我们很忙的”。园里草坪不怎么修葺，树茂盛，草油油的，小径边青花桌凳匹配蓝印花布的氛围，一大簇白牡丹偎着竹篱盛开，没有了密集聚焦的目光能量，白牡丹开得舒舒展展。看了一眼，又看一眼。想一想几十米远外是那样的喧哗，这里的一切，似乎是都市有意编织的谜面。这谜面时而使你困惑烦恼，时而出人意料地让你妥帖清凉，终究不忍心向它转过身去。

一对来自香港的中年伉俪拿着朋友介绍的款式照片过来，竟然找到几乎一致的，喜出望外。一对本土中年夫妇买了个圆体小手包，那种随身携带的首饰包，包身巧妙切割了若干小袋子。装茶壶，小口袋呢可放鸟食等，妻子一旁解释，早上遛鸟喝茶之需。倒是别致。不买点什么感

觉有些抱歉似的，就给外子挑了件蓝地小花的短袖衬衫。

听林老师说过，他曾经在这里弹过古琴。白牡丹自然也很安静地听着吧，晚上的牡丹会稍稍地敛起身子。



要风情，也要安居

这里原来这样了。

踩进泰康路没几步，街边小店倒是熟悉的模样，画店、衣铺如是我闻，近处一个里弄口却已是旧时王谢飞新燕，红砖墙是原来的，路修过了，铺了青砖石头，大弄堂小弄堂也是原来的，“民国十九年志成坊”的字样敦实门楣，但各式店招鳞次栉比攀缘弄堂各处，从前的厨房间是饰品铺、喜堂，先头的前客堂是服装店，连着底楼的小天井，那是一个酒吧的天地了，还有上下楼打通的，楼梯旋转出一间餐厅的乾坤。弄堂和弄堂通畅无隔，大弄堂套小弄堂，新式里弄勾着石库门弄堂，穿过正在装修的小店面，恰是另一条弄堂展开的舞台。复调的复调，旖旎的旖旎，老上海的里弄民居和时尚消费模式连理，走出走进的人，背着包转悠的当是观光路人，在新改建的红色消防龙头前留影的当然是游客——这么窄的弄堂消防车是开不进来的，弯曲如拐字窗花纹的大红消防龙头装在旧砖墙上，颇后现代——不知尚未开发前倘若此地着火该如何是好呢。三五成群前后跟着逛着，拍照的，无须猜是海外旅游团队，三三两两的观光客自是更多，本埠的，来沪的，此地彼地的老外。当然，你得小心了头顶上或许滴着水的衣物，小弄堂门口还晒着一个木色斑驳的马桶，隐约的朱红色似乎追溯着当年的喜庆时分——说是管道铺好了，居民的卫生间改造还延迟着。

有些意外，滋味一时品不过来。年久的弄堂那种黏湿的气息里，许

多难以言表的气味转糅着。恍兮惚兮。

以前也是来过的，多年前，只是一条弄堂两边的厂房由一些艺术家和小店进驻，画廊、陶艺、咖啡、服装、艺术中心等，朋友尔冬强的艺术中心也开设于此，有时会来参观中心的绘画摄影作品展览，也来听过歌剧艺术沙龙的演唱，记得也躬逢其盛了2006年冬夜的“诗歌之夜”。和尔冬强艺术中心相邻的陈逸飞画廊倒是没有进去过，那些年从报纸电视上也常见到陈逸飞的访谈和画作的。其余，平日里似乎很少想到会来此走走。也陆续从媒体看到过此地的新闻，“田子坊”继1998年开发2万平方米的旧厂房变创意园区之后，又力度加大，发展石库门里弄式特色创意产业区，10年来已蔚为大观，吸引本土和多国人士来此驻扎发展。资料上说，从2004年至2007年多次评为上海或全国的优秀创意产业园区。如今更是上海的时尚地标之一了，风头赶上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新天地”。曾几何时，“新天地”不单是老外的追捧地，也是海外回沪探亲者的上海风情地标，尽管石库门脱离日常生活的优雅难解游子的乡思，终究还是让游子重新拥有认识上海的新理由，感叹一别多年，自己的上海人身份颇可怀疑了。

黑老头衫的老外肥硕的身体埋在低矮的黑皮沙发里，小圆桌上支着笔记本电脑，小店很小，想来是底楼厨房间的面积，中国元素的家居装饰、衣服。引我进来的是门口货架上的一些符号，古琴谱印在了靠垫杯子上，很多年前学弹古琴时，就想着把古琴特别的文字谱，谱写在日常生活用具中，只是偶念罢了，在想象中实践一把，于是窄弄角落小店的邂逅自然因缘心悅，身子转个圈，基本上一店掌握了，适才发现一隅沙发里的老外，哈罗招呼你，简单的中文：是我wife设计的，她是中国人。老外头顶还搭了个小阁楼，螺蛳壳里的道场做得面面俱到，应该是装修时掘地三尺挣出的空间，是老房子才可能做的“借景”“拓展”。

店主和游人同样地五湖四海，抱着小孩在弄堂里转悠的男人，坐在小弄口的老婆婆说是个咖啡店老板，日本人；刚刚走出的DIY陶艺铺主来自广东。老上海里弄近百年的沉淀，一经新潮起来让你团团转。转来转去的，店招和货架挤窄了本来不宽的弄堂，店面和店面与红砖墙并列

